

竹床上望夏月

宫凤华

夏夜，斜躺竹床，凝望夏月，浪漫而惬意。而今栖居小城一隅，乡野纳凉望月，已近奢侈。

倾心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中风雅句子：“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，夏天是夜里最好，秋天是傍晚最好，冬天是早晨最好。”有如清风飒至，明月入怀。

闲暇归乡，晚霞凄美，夏夜姗姗来迟。故园木格窗外梔子飘香，荷风送凉，荻蒲凝绿，流萤冰蓝。

四方小院，土墙青瓦，院角有构树和柿树。丝瓜爬蔓，越过墙头。有麻雀在藤蔓间腾挪踢踏。院角木槿细碎地开，像无惊无澜的日子。晚风里，嚼着祖母的涨浆饼和薄荷粥，倏然觉得尘世仁厚可亲。

乡下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，盛满纯净月光。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，哼着古老的童谣，讲着离奇的故事，发出月光般的脆笑。院里的梧桐树和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。地上投下诡异的象形文字。梔子沐着月光，恣意安然，倚风自笑。蛙声清透磊落，感觉这相濡以沫的田园是那般温情和善意。

院中竹床，年月久远，通身赭黄，纹理清晰，触之光滑。竹床沁凉，嘎吱作响，有如梦呓。应和蝉鸣蛙鼓，衬出夏夜的幽寂。

斜倚竹床，恍如置身一叶扁舟，水天一色，有苏东坡游赤壁的旷达与澄澈。有如张岱“小船轻幌，净几暖炉，茶铛旋煮，素瓷静递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”的高雅风情。

此时，星光月色，乡野宁谧，襟怀坦荡，乡愁空旷无边。

横卧竹床，舒展四肢，神思飘忽，精骛八极，想起远古洪荒的一场战事，想起诗经时代的一场旖旎情事。有时青露沾额，浸着草木馨香，是乡村与童年杂糅的糖果的凝噎，贮藏着童年的温存与绵远乡情。

躺在竹床上，犹如躺在青纱帐里，躺在紫云英地里，躺在苍莽的芦苇滩上。无边的风月，甜美的怀想，立时把我淹没。天空蓝如海子，繁星随意散落，鱼鳞般吸附其上。娴静、纾缓，古典而温馨，夏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。

夏月蹲在树梢上，如宋画中的婉约女子。月光随心所欲地皎洁着，流淌着，飘散着，热烈奔放，如川菜。静心凝望，能荡涤胸中所有的尘滓，心中一片波光旖旎。

面对清丽夏月，古典情结冷冷泛起，成溪成河，漫过琐碎的日常与仓皇的奔波。月下风物，清透的，素白的，沁凉的，朦胧的，宛若一阕词、一首诗，宛若一幅水墨留白，一曲《渔歌子》。秦观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”的诗句翩然而至。

夏月干净，丰盈，静美，皓皓如雪，莹莹汪汪，俨然要滴下玉液来，我们如捧一盅醴泉酣酣地啜饮起来。月光包裹乡村，铺开原野，也滋生出我们清亮的乡愁。

我的乡愁，总在月光如洗的夜晚，绵延发酵。躺在竹床上，感到时间很质感，星空很贴近，温润而柔软，我触摸到生活的轻盈。

想起松尾芭蕉的俳句：“章鱼壶中梦黄粱，天边夏月。”总让人觉得细腻处有些压抑，又会觉出它的一些情与趣。

在竹床上看霞光，望夏月，内心丰盈而柔软。让我们远离浮躁和功利，享受清风明月和乡音土韵。瓜棚豆架，浅酌低吟，夏月清凉，乡情弥漫，笛声一样清远。竹床上望夏月，我们会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

修辞与生活

董改正

一连下了三天的雨，时缓时急。缓时如搓泥，急时如冲洗，窗口望去，树愈碧，草愈绿，石头简直可直接用来煮汤——见林洪《山家清供》之石子羹：

“溪流清处取小石子，或带藓者一二十枚，汲泉煮之，味甘于螺，隐然有泉石之气。”不知是否有人喝过，我到底不敢，怕是林先生的托物言志或香草美人，“比兴”会害死人的。

小院里栽了一些花，更多的是菜。菜有马兰头，有香蒿，这是野的。有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，还有一棵夭折的黄瓜。茄子边结边给我摘了。自从听说西红柿有益于男性后，院子里的西红柿就从来没让它们彻底恣肆地熟透。辣椒那可真叫一个“热烈”，砰的一声长一波，尽数摘了炒肉丝，炒鸡蛋，做辣椒瘪，过两天，又砰的一声结满了——怎么这么厉害，到哪儿说理去？

眼下骤雨初歇，院外蝉儿试啼，鸟鸣串串，院内青碧耀目，偶见红光隐隐，却是迷你小西红柿如萤火虫般栖息，微微风簇杆，幻作小灯笼。黄瓜藤已枯，铁画银钩，似缶庐老人以篆画成。茄子且不必看了，前日已经摘光。青椒一个个，一个个青碧如

洗，盈盈泛光，或如灯笼，或如小椎，或悬挂无忧无虑，或斜倚饶有兴致，或曲曲弯弯小性子，或大大咧咧老爷们，哈哈，精彩，且等我来。

于是赤膊而出，腋下携米箩一个，脚上趿拖鞋一双，汲汲乎，欣欣然，多乎哉，很多也！乃涉水而过，方分叶而寻，但见那颗颗饱满，个个青翠：颗颗饱满，鼓鼓涨涨真殷实；个个青翠，莹莹烁烁映人睛。扶其蒂而轻摘，握其身而慢放。摘之“啪嗒”清脆，放之“噗咚”喜人。须臾箩满，顷刻意足，于是登堂入室，欲洗漱而就早餐，忽生意而立烹美食。

走近水池，眼前水开忽缩手，手拿米箩已回头。不是已经“如洗”了吗？不是老天爷已经替我洗了三天了吗？这可不是拟人，也不是比喻，更不是比兴，是实实在在的洗。老天如此爱我，我又岂能拂其美意？于是决然铺砧板，握菜刀，横拍而啪啪有声，竖切而嘶嘶细细。且留椒蒂，不舍椒子，切肉如丝，烹油而沸，倒入，烟火腾起，真个鲜花着锦烈火烹油。顷刻关火，尝而善之，曰“美”！

回看前文，欲有所升华，遽然而止，曰“意尽”。



共生 苗青 摄

共生和暖土

潘爱娅

汪教授与我是小学同桌，算是发小。同样是从泥土地里走进城市里的人，生活轨迹却完全不同。他成了大学教授，而我在教授面前就是文盲。我的一生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着锅台转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都已经退休。发小们有时候也搞个聚会啥的，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。不同生活轨迹的人坐到一张桌子上，聊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情，说着，说着，好像又回到少年时，竟忘记了自己已是白发。汪教授是研究物理的，而我是给家人做饭的。他无论说什么事情，都把物理的理论掺杂进去，我不能理解。我说锅台上的事情，他也不甚感兴趣。但谈到种庄稼，我们却都有了共同语言。

住在城市里说种庄稼似乎不现实，然而，汪教授还真拿起了锄头。他在城郊租了五分地。他这么做，与经济无关，我说他是玩情调。想想他在海南买房避寒，南来北往如候鸟似的养老，就可知其腰包不会瘪的。

汪教授开车带我们参观他的“五分地”，却让我大跌眼镜。

“哈哈！你这叫什么菜园子哈！毛毛乎乎一片，坑坑洼洼一滩。”我这么一咋呼，把汪教授弄得很不好意思。

也或许从海南回来不久，还没精心打理吧，五分地里的草与庄稼连成一片，所有菜地里的土疙瘩高低不平。我们兴致勃勃地要帮汪教授锄草，可他把我们拦住了。

“别！别！你们不要把草拔了，我特地养的草。我是为了给地里增肥，给豆子保暖，特地养的。”还有这样种庄稼的人，叫人无法理解。我说：“这地如果在我的手上，我睡不着觉也要把草拔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
“你不懂，有些东西是共生的。它们

虽然互相抢夺养料，但是，它们也起到了互相保护的作用。”

汪教授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性，指着两畦蚕豆说：“这是我去海南之前种下的。这一块地里的草我除掉了，怎么样？大都被冻坏只剩下了几棵。这块地，我特地没有除草。瞧！长得多好。草躲到底下，豆子长起来了。冬天里太冷，正是草保护了蚕豆。”

在事实面前，我们无语了。此时，如果有位经验十足的老农民在场，恐怕也是难以解释。

再看旁边别人的菜地，每一畦都平整，经过精耕细作后的模样，给人的感受好看又舒服。汪教授看出我们对他五分地里高低不平的土疙瘩有了不屑，随即又解释开了。

“我为什么不把菜地上的土掏平，也是为了菜们更好地成长。”汪教授自顾自地阐述着他的理论，“大凡生物都喜欢温暖，庄稼也是，暖土对它们的成长很重要。”

小时候我就会种庄稼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“暖土”两个字，颇觉稀奇。

“如果把地弄得平整光滑，是好看，阳光却晒不进土从深处。像我这样让土疙瘩有高有低，菜的根部就可以晒到太阳，高处的土也晒暖和了。必要时，再把高处的土围到菜的根部，菜自然就长得好。”这番理论，把我们这些种过庄稼的人听得傻傻的。再看汪教授得意的五分地里，那些油菜、蚕豆、豌豆、蒜苗、莴笋等等，长得确实不比别的人家差，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论有些道理。

汪教授的一席话，对于我们无地可种的人来说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他的那番理论用于庄稼是否符合，我也半信半疑，但那“共生，暖土”这样的字眼儿，却莫名地在我心里跳动，竟让我联想到我们人类，不是如那些庄稼一样，是需要“共生和暖土”的么？

